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epia-toned aerial photograph of Tianjin, China. It shows a dense urban area with numerous buildings, streets, and the Haihe River winding through the city. A bridge is visible crossing the river. The overall tone is historical and scholarly.

海河与天津城区 发展研究 (1404—1912年)

黄克力 著



科学出版社

海河与天津城区发展研究

(1404—1912 年)

黄克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人类有史以来,河流是城市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书以历史顺序为线索探讨了海河与天津城的内在联系,指出海河对天津城的建立、维护、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也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着天津城市的发展面貌和走向变化,给天津带来独特的经济形态、历史文化积淀、城市结构,等等。

适合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文史爱好者及其他读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河与天津城区发展研究(1404—1912年)/黄克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3-037189-8

I. ①海… II. ①黄… III. ①海河—关系—城市—发展—研究—天津市—1404—1912 IV. ①F299.2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452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肖丽娟 / 责任校对:郭瑞芝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随 主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1/2

字数:302 000

定价:9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绪论 河流与城市·····	1
第一章 海河与天津城区的形成·····	4
第一节 海河的形成·····	4
一、隋唐之前的海河·····	5
二、宋元时期的海河·····	8
第二节 海河与天津城的兴起·····	10
一、元朝时期的海河运输·····	10
二、明朝时期的海河运输·····	14
第三节 天津城的修建·····	15
一、天津卫的设置·····	16
二、天津城的修建·····	23
第四节 天津城池的修护·····	28
一、正统四年的修护·····	29
二、成化时期的修护·····	30
三、弘治五年的修护·····	31
四、万历十四年的修护·····	32
五、万历三十三年修护·····	32
六、崇祯十年的修护·····	34
第五节 天津城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34
一、衙署的建设·····	35
二、学校的建设·····	40
三、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42
四、水利设施的建设·····	44
五、报警及报时系统的建设·····	45

六、庙观的建设	45
七、商业设施的建设	47
八、卫城内民居的建设	48
九、城区的对外交通建设	49
第六节 建城区规模分析及城市性质的转化	50
一、城区建设规模的分析	50
二、城市出现的契机分析	54
三、城墙的作用及建设经费来源	55
四、天津城的建置与性质分析	55
第二章 清初 (雍正三年以前) 的海河与天津城区建设	57
第一节 海河状况与天津城区建设	57
一、海河的状况	57
二、顺治时期的城池建设	58
三、康熙时期的城池建设	62
第二节 城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65
一、衙署的变迁	68
二、学校的修护	73
三、其他设施的修建	77
四、天津城的对外交通	79
第三节 城区建设特征分析	80
第三章 雍正至道光初年的海河状况与城区建设	83
第一节 海河状况与城区建设	83
一、海河的状况	83
二、雍正三年对城池的修护	84
三、乾隆时期对城池的修护	94
四、嘉庆时期对城池的修护	97
第二节 天津城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98
一、衙署的建设	99
二、民居的建设	102
三、公共设施的建设	105

四、给排水设施的建设	116
五、公益机构的设置	116
六、城外商业街道的形成	118
第三节 行政建置变化对天津城区建设的影响	120
一、行政建置的变化对天津城区建设的影响	120
二、城区建设的基本特点	123
第四章 清朝后期的海河与天津城区建设	125
第一节 开埠前的天津城区	125
一、鸦片战争前夕的天津城区	125
二、濠墙的修建	130
三、英法侵略者对天津城的破坏	132
第二节 租界区的划分	138
一、英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39
二、法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47
三、德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52
四、日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56
五、俄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59
六、意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62
七、比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63
八、奥租界的划定与扩张	165
第三节 海河的利用与租界区的建设	166
一、利用海河运输建立洋行	166
二、租界区的建设	169
三、租界内的其他公用设施建设	189
四、租界内商业区和娱乐区的形成	194
五、租界区建设的特征分析	196
第四节 河北新区的开发建设	202
一、开发前河北新区的状况	202
二、河北新区开发建设的情况	202
第五节 城区发展与近郊区的开发	210

一、濠墙的重修与濠墙内的建设	210
二、都统衙门对天津的统治及对天津城的拆毁	223
结语 海河与天津城区发展的内在关系探索	230
一、河海要冲的交通优势是天津城区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	230
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天津城区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231
三、政治因素促进了天津城区形成的速度	232
四、漕运和盐业的兴起为天津城区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232
五、羽翼首都的军事需要及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使建设城区成为必需	233
六、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建设经验提升了天津城区发展档次	234
七、充分利用现阶段仍旧发挥作用的优势促进天津城区快速发展是历史给我们的 启示	235
主要参考书目	237

绪论 河流与城市

城市的兴起离不开河流，因为自古以来，逐水草而居是人类选址定居的基本方式，依山傍水就是对理想居住环境的基本描述。不容否认，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河流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关系到城市生存，制约着城市发展，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名城几乎都与河流毗邻，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维也纳的多瑙河、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等等。应该说河流在发挥供应水源、提供绿地、保护自然环境、旅游娱乐、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各项生态功能，以及在城市生态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是说，“城市与河流的亲水性，使得水道成为制约城市的最重要的生态系统，这种制约作用不仅表现在城市与水系流域地区的关系、水资源的利用、交通网络的形态上，同时也表现在城市的选址、空间结构、人口，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方面^①”。

众所周知，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之一，是生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与生命密不可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从自然的演化到生命的诞生，从原始人类的进化到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据考古证明，约 360 万年前，人科动物出现了第一个新属——南方古猿，此后它以不同物种的形式向其他地区蔓延，在 250 万年前左右，从这些物种中诞生了人属，他们的后代直立行走，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人类文明进化史表明，人类在进入农业文明社会以前的 150 万年里，都是以同样的生产方式即采集和狩猎，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中生存。“作为生物圈中基本组成因素的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②。从考古发掘来看，无论是东非的肯尼亚人、奥杜瓦伊峡谷的坦桑尼亚人，还是中国的元谋人、蓝田猿人、山顶洞人，都生活在邻近草原的低山河谷地带，因为这里有充足的食物（植物和动物），有洞穴可居，更有水可饮。因此，早期人类生存和活动大都选择在河流纵横、山峦起伏的地方。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就是依赖河流，河流从而缔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所以又称为大河文明。“逐水而居、傍水而生、恃水而兴”已是人类发展中不争的事实。且人类的生活也离不开水，先民们为了汲水方便，就住在河边，

① 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2 页。

② 雷社平、阮本清、解建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6 期。

而在旱地上只有掘井取地下水才能在那里生活。古时所谓“凿井而饮，掘井而居”，正是我们祖先生活的情形。

水作为万物的生命之源，孕育了所有生命，并且养育着所有生命。同样，水也孕育了一座座城市，并且正养育着一座座城市。古代早期的城市，都是选择在有水的地方。同样，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发源地，都是傍依江河湖泊，并依靠必要的可供水源而发展起来的。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把河流比做自己的母亲，如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和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中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还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都以其丰富的乳汁孕育了人类早期的伟大文明，并在两岸崛起大批的繁华城镇。所以说水的滋润是城市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城市诞生的摇篮。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水作为最关键的生态环境因素介入其中，起着关系城市生存、制约城市发展、影响城市风格 and 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通常意义上的海滨城市、湖滨城市、江边城市、水乡城市等，都体现了城市与水域的密切关系；即使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城市，也都有依河傍湖的特点；许多城市的轮廓、风格、景色等，或多或少都与水域形态分布和数量有关。因此也可以说水是城市的灵魂。“生机勃勃的城市是人类从农耕社会走进工业社会，并且必将把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生态文明的可贵容器。在这个容器中，不可或缺，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水”^①。综观世界各地，城市的规模和知名度往往与流经的河流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大江大河才能哺育出著名的城市，如汉唐都城长安，四周有泾、渭、灞、浐、沣、涝等河流，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六朝古都南京，有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九朝古都洛阳，有洛水、伊水直通黄河；宋都汴梁有汴河。靠近河流除方便居民吃水以外，还可以漕运。江南的大米，东南的海盐，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洛阳、汴梁。这些地方由于邻河的方便，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很快便发展为当时著名的城市。凡是国际上著名的城市，总有一条著名的河流与之相随相伴。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巴黎与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塞纳河从巴黎城的中间流过，将巴黎分为南北两部分，像一条美丽的项链串起整个巴黎。塞纳河聚集了巴黎的许多人文景观，也聚集了法国古往今来的许多精华。巴黎倘若离开了美丽的塞纳河，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恐怕谁都难以想象。再以我国的长江为例，上游的重庆是新兴的直辖市，有嘉陵江、长江两江环抱，是有名的山城；中游的武汉地处长江、汉水组成的江汉平原，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又称“江城”，古时有“九省通衢”之美誉；下游江面一望无际，出海口更是浩瀚无边，长江三角洲河网密布、通江达海，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已

① 编辑部：卷首语，《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初步形成。再看海河，正因为它的存在，600年前，明成祖朱棣才下诏在三岔河口设卫筑城，天津由此而生，被文人墨客描述为“扼川途之冲要，漳、卫众流所丛汇，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①。今天的天津，更是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环渤海地区的龙头和国际港口大城市。

城市与河流是一对辩证的关系，河流孕育了城市，城市影响着河流。大自然孕育了河流，河流又哺育了城市。自古以来，城市的兴起与繁华都和河流的繁衍有着鱼水相依的不解之缘。许多时候，河流就是一个城市的代名词，是一座城市的魂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古代的人们往往绕集市而居，并由此形成最初的城市，而集市的选址首先以水为前提，河、湖、泉、井都是城市的主要水源，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少曾经繁华的闹市，因用水断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名城楼兰因缺水由盛而衰最后竟成为苍凉荒芜的无人区。在欧洲，国际河流多瑙河孕育了两岸的城市群，在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渤海、黄海、东海等滋润和催生了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可见，城市的文化从起源上来讲就是水的文化，水记录了生命的进化，滋养了生灵万物，构成了城市的血脉，不容讳言，水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真正内核。正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童中贤研究员在2002年1月25日的《中国建设报》上撰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中国的风景画，大凡都有山有水。一个城市如此，当然佳妙。如果不能两全，则水是千万少不得的，少了水，不要说别想真美，就是生存活命都成大问题。所以，城市往往都要择水而立，有的邻海，有的伴江，有的傍湖，有的江海兼得，有的江湖同辉。老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凡城邑之水，都凝聚着城市的精华，流传着千古动人的故事，润泽着圣贤名人的心智，这既是城市文化品位的标志，也是地域特色的象征，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和当地人心灵成长的精神乐园。

总之，河网水系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城市水系的点缀，没有丰富的水面与城市的其他景观相映衬而形成的优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城市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会充分展现。在城市形成和发展中，河流作为最关键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关系到城市生存，制约着城市发展。远古时期，城市河流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发展到后来，城市河流除提供水源以外，随着水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成为城市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近代工业化阶段，城市河流对城市的作用更加重要，成为水源地、动力源、交通通道、污染净化场所；在现代，城市河流在城市生态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① 薛柱斗：（康熙）《天津卫志》卷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第一章 海河与天津城区的形成

海河作为天津人民的母亲河，见证了天津的历史，孕育了天津的文明，体现了天津的文化精神。海河就像天津的龙脉，让天津因之而兴，也因之而盛。众所周知，古代人类最早聚居的地方是河流的两岸，对天津来说也是如此，天津最早的居民点就是在今天老城东北角外的狮子林桥西南面沿河地区的旧三岔河口（1918年，当时的顺直水利委员会曾于今城北门外的金华桥以东，将南运河裁弯取直，使其在金钢桥以下和北运河相汇，又自汇口处而下继续裁弯取直达旧三岔口的海河，因此现在的三岔河口已经移至金钢桥以上的金钢公园旁边），并以此为中心延展，逐步形成了天津城区的大致轮廓。

第一节 海河的形成

海河干流仅有72千米，虽然不长，但却是由华北地区的北运河、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五大重要河流汇集而成，而汇入这五大河流的支流，大大小小竟有三百余条，它们共同组成海河水系，海河干流也就成为这些水系泄洪入海的通道，“北运河挟潮白、龙凤、永定之水灌浸乎其北，子牙河挟滹沱、滏阳、大清水汇流乎其西南，运河挟漳、卫之水洄乎其南，子牙北运之水一会于辛庄，南运之水再会于三岔口，既汇众流而为一，乃奔突激驶直指向大沽之口，所谓海河是也。”^①实际上除了这五大河流及大小水系汇流入海河外，天津市内还有三条河流也汇入海河，“一为新开河当子牙北运会流之冲东行，会金钟河于孙庄子，二为金钟河起于三岔口东南，与新开河合流后，复于东北会筐儿港减河，经宁河以入海，三为卫津河，为南乡水路要道，亦流入海河”^②。

当然对于海河的概念，也还有不同的描述。“海河，即南北运河之会流也，自东北三岔河口至大直沽口，长一百二十里”^③。1927年福建人甘眠羊著写的

① 王韬：《天津市概要》“建置篇”，天津百城书局，1934年，第5页。

② 同①。

③ 宋蕴朴：《天津志略》，天津协成印刷局，1932年，第13页。

《新天津指南》也持此说^①。南运河，俗名御河，《天津志略》载：“昔南漕以转输者也。起于浙江杭州，经江苏横贯扬子江、山东穿黄河，次第北向入河北。至静海县流经县西，折而东北，与白河会，曰三岔河。”北运河，一名潞河，“发源于长城外，流入密云、通州，经武清县以达天津县北三岔河，与卫河会”。

由上述表述可推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海河”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有人认为始用于明万历年间的徐光启，因其在《粪壅规则》中记有“天津海河上人云：‘灰上田惹碱’”之语。但徐光启指的是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海河，或者指的是在海上和河上划船的人，亦难考证。在清康熙十四年的《天津卫志》“形胜”条中，也没有运用海河的名称，却有“三岔河”的解释，“在津城东北，潞、卫二水会流，潞水清、卫水浊，合流东注于海。”^②由此是否可以推出，至迟在清康熙初年，“海河”的名称仍未普及，“三岔河”当是“海河”的代称。而卫河、潞河等汇流后的河流，则被视为“海”。康熙《天津卫志》载：“卫河，源出卫辉府，经流故城、吴桥、青县各界，又东北流三百里，由直沽入海”，“卢沟河，在顺天府西，本桑干河，其源出山西大同府桑干山，经太行山入宛平县境，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两派，其一流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经固安至武清县小直沽，与卫河合流入海。”“巨马河，在霸州治北，源自卢沟河，流经州境东，合界河，今移流州治，附会霸水至直沽入海。”“黄叉河，在大城县东北八十里，源自交河，分流至县境入三角淀，由直沽入海。”“三角淀，在武清县南，周围二百里，或云即古之雍奴。《水经》：雍奴者，藪泽之名，四面有水不流曰‘雍’，以其源自范瓮口、王家沱河、越深河、刘道口、鱼儿里河诸河，水聚东会，由直沽河入于海。”“火烧淀，广四十余亩，聚石沟、折河、急河三水流入卫河，由直沽入海。”“清沽港，西接安沽港，东合丁字沽，由直沽入于海。”

一、隋唐之前的海河

天津位于东经 116°43′至 118°04′，北纬 38°34′至 40°15′。地处华北大平原东部，南北长约 189 千米，东西宽 117 千米，海岸线长 153 千米，陆界长 1137.48 千米，东临渤海，北枕燕山，作为退海之地，在远古时期，这里及周边地区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大海的边界甚至到达了今河北省境内的太行山脚下，北宋学者沈括曾记载：“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

① 甘眠羊：《新天津指南》，绛雪斋书局，1927 年，第 8 页。

② 薛柱斗：（康熙）《天津卫志》卷 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3 页。

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埋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下，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①

有了陆地，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河流，大约50万年前，随着地壳的运动、海进和海退的不时出现，天津市区及其周围成为海、陆交替地区，地质工作者经过大量实地调查和钻探表明，“距今一万年左右，日暖春回，冰消雪融，风吹雨淋和河流夹带而形成第二陆相层。在天津市区西北边的汉沟此层顶板为一7米，天津市区为一8~一11米……距今七千年左右，海平面回升加快，从而形成海浸高潮，西北方高潮接近廊坊市边缘，北部海水可达宝坻城关，东北远达玉田县窝洛沽。”^② 根据¹⁴C测定，“距今5000~4000年海岸线首先退到河北黄骅县苗庄和天津大港区沈清庄、大苏庄、翟庄子，这一线贝壳堤宽约30米，厚度在1米左右（点、片分布），距今3500~3000年，海岸线退到八里台乡、巨葛庄、张贵庄，这一线贝壳堤宽约35米，厚约2米；距今2500~1100年，海岸线退到张巨河、岐口、上沽林、军粮城、白沙岭，这一线贝壳堤宽处约200米，相对高度5米，距今600~500年形成岐口东南海滩、老马棚口、驴驹河、高沙岭、轻头沽一线。……沙井子、巨葛庄、张贵庄Ⅲ贝壳堤有战国遗址墓葬（距今约2500年）；上沽林、泥沽、军粮城Ⅲ贝壳堤有初唐或更早的遗址、墓葬（距今约2000年）；北塘，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已形成聚落（距今约500年）。”^③ 可见，在战国时期，天津城区的陆地已经形成，且应该有了人类的活动，如张贵庄附近发现的燕国“鬲、鼎、豆、壶、灰陶三足器和铜剑、带钩等”就很好地证明这里已具备相当的居住条件，属成熟的居住区，且居住在这里的人也并非一般的平民。相当居住条件的标准，用著名学术前辈李世瑜的观点来说就是“必然与海水有一段相当距离”^④。

因为是退海形成的陆地，所以河流、沼泽肯定很多，尤其是黄河曾经在天津地区入海，这就对海河前身河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河作为我国第二大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按有关记载，“帝尧七十有二载，舜已居摄，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2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② 吕先进、翟乾祥：《历史时期渤海西岸的演变》，《天津地名丛刊：天津史地知识（一）》1987年，第122页。

③ 吕先进、翟乾祥：《历史时期渤海西岸的演变》，《天津地名丛刊：天津史地知识（二）》1987年，第125~126页。

④ 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天津地名丛刊：天津史地知识（一）》1987年，第62页。

以鲧治水，久无成功，乃黜鲧用禹。禹修鲧之功，顺水之性，因势疏导……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即海河前身）入于海。”^①《明史》亦称：“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②黄河在这里入海的时候，强烈冲刷着天津地区，使得原来河流的河床被迅速加宽加深，正如宋元祐四年（1089年），大臣范百禄、赵君锡奉命查看后上疏所云：“自元丰四年（1081年），河（指黄河）出大吴，就下行疾，冲入界河，刮除成空，阔至五百余步，深至三丈余尺，经今八年，昼夜比舍，界河两岸日加阔深，趋海之势甚迅。”历史上黄河入海曾发生过多大迁徙，应该说，第一次大迁徙对海河河道的影响最大，按郑肇经《中国水利史》载：“周定王五年，河病已极，遂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迳滑台、黎阳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迳戚城，历元城、贝丘、平原至成平合漳，复归禹河故道，经浮阳、参户至章武（治所在今河北省黄骅县故县村）入海，是为黄河大徙之一。”^③

由此可见，随着早期黄河入海口的不断变化，其对天津地区的河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每南移一次，留下来入海之道，就成为其支流所经入海的河道，这些河道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拿漳河来说，“东汉初，漳犹入河（黄河），其后河徙日东，而取漳水益远，至钦时，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④。西汉末年，天津地区曾遭遇强度很大的海浸，致使史传的九河之地成为一片汪洋，“（汉）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⑤。正是这一原因，对所谓的九河之地，后人评论颇多，“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后为海水沦没。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没于海之时，从今海岸东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夹右碣石则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故道变迁难于推考”^⑥。

历史上黄河曾三次从天津地区入海，第一次当在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时期，“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江中……九河既道，雷夏既

①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83《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3页。

③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4页。

④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1，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21867页。

⑤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1，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21868页。

⑥ 同⑤。

泽”^①。第二次在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新王莽三年（11年），黄河入海地点在“今黄骅县韩村镇北的郭堤城，……第三次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海河由泥沽口入海。塘沽到军粮城之间的平原正是黄河这次北迁冲积而成”^②。

除了黄河入海改道的影响，人工河渠的开凿也对海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比较大的工程有曹操时期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与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

平虏渠相当于今南运河从河北省青县到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之间的河段，它沟通了滹沱河和派水，诸水沿派水北流与沽水（今北运河）相会，从而船舶能从白沟直达今天津附近。泉州渠是沟通沟河与沽水的一条人工渠道，南端在泉州县境内（今武清区东），北端在沟河与鲍丘水（上游相当于现在的潮白河）汇合处的东侧。新河是从盐关口（今宝坻、宁河附近），经右北平（今河北省丰润、唐山一带）到濡水（今滦河）。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其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途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些人工河渠的开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宋元时期的海河

酈道元在作《水经注》时，将海河干流段称为“派河尾”，沽水流到武清区后，“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沽河又东南径泉州县故城东，王莽之泉调也。沽水又东南合清河，今无水。清、淇、漳、洹、寇、易、洋、濡、沽、滹沱，同归于海。”^③与此相佐证，《畿辅通志·河渠志》亦载：“海河者，即《水经》派河尾也。”可见，至少在南北朝时，海河干流的雏形已经显现。北宋时期的黄河北侵入海，使得海河下游的水系进一步发达，所以在宋、辽对峙中，海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朝防御辽军的屏障，由此海河区又被称为“界河”。

为了抵抗辽军入侵，宋朝政府在界河南岸设置了许多防御工事，称为寨、铺，并充分利用附近形成的湖、塘，据《宋史》载：“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

① 《尚书·禹贡》，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31～32页。

② 天津水利局水利志编委会：《天津水利志·海河干流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③ 酈道元：《水经注》卷14，岳麓书社，1995年，第210页。

曲九百余里，此天险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铺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则缓急之备，大为要害。”^①“自边吴淀至泥沽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②仅从泥沽（据专家考证此地当在今军粮城附近）海口到独流之间，就有鲛济港铺和泥沽、双港、三女寨、小南河、百万涡、独流南、独流北、沙涡等寨。宋仁宗年间，“河北缘边安抚司，请于缘界河百万涡寨下至海口泥沽寨空隙处，增置巡铺，从之”^③。元朝修《宋史》时也说：“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每岁，数扰顺安军，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所以实边廩而限契丹。”^④北宋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把边防地区的河道、水域作为防御工事来兴建，形成所谓的“屯田防线”。当地驻军平时屯田务农，战时守边。开始从今河北省保定起，东经雄县、霸县，直到青县附近一线的边界低洼地区，将一些河流与洼淀连接起来，大量滞蓄大清河上游来水，东西长达150千米、南北宽10~50千米，使其成为“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的宽阔水面。又在清苑、徐水以西顺高峻的地势，将徐河、鸡距河（今府河上游）引入白沟，以利军需物资的供应。继而在永济渠以西、太行山以东开凿运河，加强水上交通联系。

所以说在宋朝时，如今的天津城区虽已成陆，但当属沼泽、泥潭之地，而真正意义上的海河干流当已经存在，只是本地鲜有居民，属荒芜之地。一直到金朝才设立了军事据点——直沽寨。

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朝灭掉辽国后不久就向北宋发动了进攻，天会五年（1127年），北宋灭亡，金朝控制了包括海河干流地区的北方大部分区域，天德五年（1153年）即贞元元年，金朝将首都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附近）迁到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其势力最大时曾控制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而这一时期，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海河河道已相对稳定，潞水、卫河相互交汇，形成三岔河口，其位置虽然与现在的三岔河口有异，但初步形成了海河的起点，也就是众多河流汇集入海的海河起点。其实在北宋时期黄河入海口北移，其形成的北流河道冲入海河，在黄河与白河相会之处，水分流四溢，劈地成块，天津之地开始出现三岔口之地。到金朝时，三岔口地区已成为

① 脱脱：《宋史》卷273《何承矩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329页。

② 脱脱：《宋史》卷95《河渠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35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中华书局，1979年，第2902页。

④ 脱脱：《宋史》卷95《河渠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364页。

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塞，金崇庆二年（1213年），金朝政府调武清县巡检完颜佐、柳口镇（今西青区杨柳青镇）巡检敫住为正、副都统，戍直沽寨，这当是目前史籍所载的有关天津城区前身的最早记载。

第二节 海河与天津城的兴起

天津城因海河而兴，也因海河而盛，尤其是建城以后，因为发挥海河的运输功能，使得天津城的发展更加繁华，成为天津城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廊道。天津城市沿海河发展，众多的商业、文化设施与历史文化遗存沿海河两岸分布，海河两岸地区浓缩了天津城市发展历史，见证了众多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众所周知，无论是元朝时的海运漕粮，还是明清时期的河运漕粮，海河都是必经通道，由此也带动了天津城的发展。正如明代大学士、礼部尚书丘浚在诗中所言：“潞河澄彻卫河浑，二水交流下海门。直北回看龙阙近，极东遥望蜃楼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尽屯。”大学士、户部尚书李东阳亦称：“盛朝供奉出三吴，白粲千钟转舳舻。矣乃声连明月夜，参差帆指紫云衢。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清香上御厨。圣主忧勤先稼穡，予来应未有稽捕。”可见当时天津城的繁荣和昌盛。

一、元朝时期的海河运输

元朝建立后，由于蒙古的游牧文化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所以其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很到位，反而经常做出一些破坏农业生产的事情，如肆意圈占农田放牧，强迫农民过“不耕不稼，专放孽畜”式的牧民生活，甚至有的大臣还主张把海河地区的农民全部赶走，将之开辟为牧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得当地的农民对元朝统治者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也使得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粮米匮乏，物资极缺，如当时的大都内城分为50坊，人口约10万户，外城还住着许多过往的商人和外国人，这就使得其对粮食的需求量变得很大，“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因此为了生存和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江南运粮就成了元朝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大都所需官俸银米，军需粮草，臣民之盐、茶、丝、绢，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来”，“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由四万石增至三百余万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立泉府司，专掌海运”。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河运和海运漕粮成为当务之急，海河运输的重要性也就凸现了出来。

元朝初年，河运和海运并重，其中河运的路线是从浙江西部经长江入淮河，